

2026年元旦档，南粤喜获票房创作双丰收：

破亿省份唯有广东 《匿杀》领跑国产电影



尤为显著。数据显示，广东元旦档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15.64%，远超其他省份。江苏省票房为6759万元，占比9.1%；浙江、北京、上海等传统票仓省份紧随其后，均未突破亿元大关。

值得关注的是，广东不仅总票房领跑，观影人次与放映场次也位居全国前列。据猫眼专业版数据，广东元旦档观影人次达286.1万，放映场次超15.8万场，其中广州单市票房便达3059.27万元。这种强劲表现得益于广东完善的影院基础设施、多元的观影群体以及精准的排片策略，配合各渠道优惠票价，有效激发了基层观影需求。

在影片竞争格局中，广东出品的本土影片《匿杀》成为最大亮点之一。这部由广州猫眼影业有限公司作为第一出品方的悬疑故事片，在元旦档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斩获1.26亿元档期票房，成功登顶国产影片票房榜。截至元旦档结束，2025年12月31日上映的《匿杀》累计票房已突破2.03亿元。

作为导演柯汶利“杀”系列的延续之作，《匿杀》延续了层层反转的叙事风格与深刻的现实关怀，将悬疑类型叙事做到极致，其中片尾“MVP结算”复仇名场面更是成为全网热议焦点，相关话题24小时内阅读量破3亿，抖音单条相关片段点赞超12万，二创内容单日新增5000余条，形成现象级传播效应。

“爽点+深度”精准破局，优质创作成关键

《匿杀》的成功并非偶然，其“爽点+深度”的内容创作思路精准契合了当下

地域票房分布中，广东的领跑优势

广东成唯一破亿省份，“第一票仓”优势凸显

政策产业双驱动，广东电影强省建设显成效

广东电影市场的亮眼表现与本土影片的强势突围，离不开广东省电影产业的持续深耕与政策扶持。近年来，广东不断完善电影产业生态，鼓励本土创作力量成长，推动影院建设向基层延伸，形成了良性发展的产业格局。

此次元旦档，广东不仅在票房贡献上领跑全国，更在本土影片创作上实现突破，彰显了“电影强省”建设的显著成效。就在去年5月，《关于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与《关于推动广东动漫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两大政策包重磅落地，为广东影视产业注入了“政策燃料”，其效应迅速传导至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在今年元旦档表现令人瞩目的《匿杀》也是受益者之一。而该档期广东在全国一骑绝尘的票房表现也是政策包落实的坚实成果。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新大众影评

大学生电影周优秀影评



《雪豹》海报

万玛才旦的遗作《雪豹》以一只雪豹闯入牧民羊圈的事件为引，在藏地高高原的时空背景下，构建了一则超越简单环保叙事的生态寓言。影片通过颠覆性的“凝视”结构与深刻的主体倒置，在藏传佛教的“众生平等”观念与现代生态哲学的对话中，探寻一种后人类时代的伦理可能。本文以“主体倒置”切入点，探讨《雪豹》如何借由影像语言与叙事策略，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在冲突与和解中指向一种共生的智慧。

主体之思：从“被凝视”到“互为主体”

传统叙事常将动物置于“被凝视”的客体位置，成为人类情感与价值观的投射物。《雪豹》则通过大胆的视角转换，颠覆了这一人类中心主义的凝视结构。雪豹不仅是事件的触发者，更是具有内在能动性与神秘性的伦理主体。影片以黑白梦境与彩色现实的交织，将雪豹的认知世界视觉化。在充满灵韵的黑白影像中，雪豹的“凝视”成为一种超越性的审视，既观照牧民的生存，亦反观现代文明的逻辑。当雪豹被吊起时，镜头以罕见的平视

《雪豹》：谁在凝视谁？

角度聚焦其双眼，这一“倒置拍摄”不仅赋予其视觉上的主体地位，更使其超越“受害动物”的符号，成为高原生态内在价值的化身。

影片还通过“客位”与“主位”视角的冲突，深化这一倒置的张力。电视台记者与外来摄影师代表着工具化、奇观化的外部凝视，试图将事件简化为可消费的新闻素材。牧民家庭则秉持着基于地方性生态知识和藏传佛教众生平等信仰的内部视角，寻求与雪豹的理解与共存。两种视角的尖锐对立，不仅揭示了文化间的误读，更揭示了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将自然工具化和景观化的倾向。

伦理困境：规则、信仰与生存的碰撞

影片的核心冲突表面是“人兽矛盾”，实质是规则（法律/政策）、信仰（宗教/文化）与生存（经济/生计）三重结构张力的激烈碰撞。大儿子金巴因损失九只羊而要求赔偿或处决雪豹，体现了生存逻辑对抽象保护规则的直接挑战；父亲坚持放生，根植于藏传佛教“众生平等”的教义与对非人类生命的尊重；小儿子“雪豹喇嘛”则试图在信仰框架内化解危机。

困境的复杂性在于，它并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政府机构的介入、媒体的喧嚣、基层权力的博弈，使得这一冲突更加难以调和。金巴被警察压制时的狂骂，记者对事件的片面报道以及电视台对“雪豹舐犊情深”片段的猎奇化处理，都暴露了现代社会对自然与人的异化。这种异化不仅剥夺了雪豹的主体性，也将牧民的生存困境简化为“环保”的注脚。

和解之道：众生伦理的影像建构

影片结尾，雪豹被释放，带着小豹

融入苍茫雪原，这一结局并非简单妥协，而是万玛才旦以精湛的影像诗学对“众生伦理”进行建构。他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将现实与超现实无缝衔接，让雪豹的野性与神性并存且相互映照。这一影像策略，既是对藏地文化中“万物有灵”信仰的礼赞，也是对现代二元对立困境的美学超越。

和解的核心在于“慈悲”对“规则”的超越。父亲的放生行为，超越经济计算与法律条文，成为对雪豹生命根本性的承认，这不仅救赎了雪豹，也修复了家庭内部的伦理裂痕。金巴怒火的平息，暗示生存逻辑在更高维度下转化的可能。雪豹喇嘛的梦境救赎，则通过超现实叙事揭示了一条可能的共生路径。

结语

在电影中，万玛才旦首次大规模运用CG技术，这并非追求奇观，而是为了塑造一只“既真实又神秘”的雪豹，唤起观众对自然固有的崇高与灵性的敬畏。雪豹最终消失在苍茫的镜头中，寓意着自然与人类关系的开放性，冲突与对话、规则与慈悲将持久辩证共存。

在万玛才旦的镜头下，雪豹的凝视成为一种伦理启示：唯有以平等之姿面对自然，在规则与慈悲间寻得平衡，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共生。谁在凝视谁？答案或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在凝视之外，找到与万物在敞开的共通体中共存的智慧。

（邱青青 东北师范大学学生）

投稿邮箱：
xindazhongyingping@163.com



扫码获取
《新大众影评》
更多内容

功利之外，皆是馈赠

□赵淑勤 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本科

当春日的阳光漫进窗棂时，我正捧着一本散文集细细品读，书页间还夹着去年深秋的银杏叶。指尖划过书页而泛起的油墨香气，让我忽然想起十多年前那个在新华书店缠着妈妈买书的小女孩——正踮脚去够书架上的童话书。细细回想自己看书的心路历程，似乎每个阶段都想要从中“获利”。

小学时的阅读是纯粹的消遣，在手机和电视都没普及的年代，拼音读物成了我最好的玩伴。丰富多彩的故事在课本之外为我们织就了另一片星空。当我懵懵懂懂地看到《小王子》里的狐狸说“驯养就是建立羁绊”时，我在本子上画满一只只歪歪扭扭的小狐狸；在看到《爱丽丝梦游仙境》时，我会幻想着自己也能掉进“兔子洞”，开启一段奇妙的冒险之旅……故事书总能照亮我一个又一个冗长的午后，在我内心深处悄悄地种下爱与勇敢。那时读书，只图一个“有趣”，像在糖果罐里随意挑选最喜欢的味道。

真正意识到“功利”二字，是从中学开始的。面临着升学考试的硬性要求，尤其是高中三年，把功利心推向了顶峰。课桌抽屉里装着一本又一本美文杂志、作文素材，看到好词佳句就赶紧抄在笔记本上，连读小说都要分析人物形象是否适合写进作文。那时的每一次阅读，都像带着滤网去淘金，眼里紧盯着能成为作文加分项的“写作素材”。也会在某个晚自习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时，突然被那句“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的描写给击中——原来那些被标记的“金句”背后，藏着比分数更辽阔的人间悲喜。那一刻，功利的心墙裂开一道缝隙，透进了不一样的光。

大学时功利心换了模样。为了提升表达能力，我打开了《演讲与口才》；

时的那个“目的地”，更加动人。

所以，何必纠结读书时该不该带有功利心呢？当指尖划过书页的那一刻，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我们都已置身于万千个世界。那些读过的文字会在时

光里发酵，变成眼底的光亮，变成面对生活时的底气——就像此刻，我写下这些文字，忽然懂得：书从没有白读的，就像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在时光深处，藏下了意想不到的礼物。



归期

图/新华社

“花地·校园”版面向广大学生征稿。
稿件要求作者为在校学生，内容、体裁不限，每篇不超过3000字。
来稿请投邮箱：hdjs@ycwb.com。
邮件请注明“花地·校园”字样，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所在院校、班级等详细信息。

花地·校园 | A7

校园小说

人还能怎样活着？

□余潇禹 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2024级

我降生在这世间。哭着笑着，母乳浸润着我成长。庸庸碌碌，毕了业，上了班，顺利娶妻生子，有了安详的小家。可叹竟无缘享天伦之乐，缠绵病榻。某日，我见着一位老仙儿。他问我，想不想试些不同寻常的生活。

我允了，立刻感到天旋地转——久违的襁褓，我竟回到了最初。我心里又惊又喜，决心这一遭便不要走老路。

借着远超孩童的心智，我攫取“神童”之名。却也不懈怠享乐，拼命钻研理工之学海。这次我终身未娶，但整出了些名堂，取得些许功名利禄。某日清晨，恍惚间，我便知又要与老仙儿重逢了。

果不其然，见过老仙儿，我张嘴又便是只能发出啼哭了。我深思，这辈子我还能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一切毫无新意。这样的人生我感到不如不过。明明我什么都会，却还要装成正常孩童般隐藏起自己的特殊，真是没劲。故而十四岁那年，我从高楼一跃而下。当麻木与抽搐伴随着眼前的光亮逐渐消逝，我反而有了一种归属感。

老仙儿倒也不恼，只是叫我“不得要赖”，便是能无数次重来也不可轻贱自命。他许我往后可以选自己的出身——那敢情好！

我选了个富贵人家，每日有花不完的钱，纸醉金迷。可我年纪轻轻便得上糖尿病，最后各种并发症结了我短暂的一生。每天只是玩儿，也是腻了。

我又打算追求刺激，投胎到了战乱地区。结果我才四岁就被士兵用刺刀挑出了心。

我决定下辈子去当雇佣兵，手刃这些禽兽不如的东西。但是某一天，清剿完一个废弃工厂，我准备离开，却看见废墟中一道人影颤巍巍站了起来，举起手里的枪对准了我。我并不想取他性命，甩手一枪，打在他腹部，他却仿佛不曾有痛觉，坚定地对着我

的脑门扣下了扳机。

眼前的世界绽放开一朵红色的晕染之花，浑身酥酥麻麻，仿佛被云朵托了起来。我没法思考自己怎么了，只觉得斑斓的天空在邀请我共舞。

我死得很不甘。于是问老仙儿，人还能怎样活着？他说，活着便是活着，还能怎样？

我发觉每次给自己的人生设定好了方向与枷锁，却总不能随心所欲。便向老仙儿，能不能在我每做出一个选择时，都将我的意识分成相同的两份，平行地、同时地经历不同选择下的人生。

老仙儿沉默了半晌，说，那只给你这最后一辈子了，过完这辈子估计你也得去喝孟婆汤。

我说，谢谢老仙儿。但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老仙儿为何要给我可以不断经历不同人生的机会。

这一回，从出生开始，我便不断地分裂自我，活成了“我们”。人的一生确实要做出无数的选择，因此到最后一个“我”死去的时候，已经有了可能接近阿伏伽德罗常数的阿伏伽德罗常数次方的“我”。所有的魂凝聚在一起，我开始跟老仙儿汇报我“这一生”——终归是混沌中诞生的胎儿，即便归去混沌，也不见得清醒过来。形形色色的我让人眼花缭乱，甚至可以爱着男生又可能爱着女生。可在不同的国度生活，一边身居高位一边挣扎着活在泥泞中……

妙哉妙哉！老仙儿仰天长啸。我瞬间悟了。

繁杂难猜的无穷二叉树啊，生而为人又怎能参透其不可数的可能性。就算还有选择余地，当下无悔才是顺利。满意了？老仙儿问我。

嗯。我说。

那走吧。

嗯，走吧。